

# 資治通鑑今註卷第五

司馬光編  
趙鐵寒註集

周紀五起周維赤奮若，盡周顯大荒落，凡十七年。己丑至乙巳，西元前二七二年至西元前二五六六年）

赧王下

四十三年西元前二七年

(一) 楚以左徒○黃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。

(二) 秦置南陽郡○。

(三) 秦魏楚共伐燕。

(四) 燕惠王薨，子武成王立。

【註】

○左徒：楚國官名，其職掌不詳。唐張守節以爲如唐左右拾遺之類。

○南陽郡：此今河南省南部之南陽，漢以下史籍稱南陽者皆指此地，與春秋戰國時期以漢河內郡爲南陽者不同。

四十四年西元前二六年

(一) 趙蘭相如伐齊，至平邑○。

趙田部○吏趙奢收租稅，平原君家不肯出。趙奢以灤治之，殺平原君用事者○九人。平原君怒，將殺之。趙奢曰：「君於趙爲貴公子，今縱○君家而不奉公○則灤削，灤削則國弱，國弱則諸侯加兵，是無趙也，君安得有此富乎？以君之貴，奉公如法則上下平，上下平則國彊，國彊則趙固，而君爲貴戚，豈輕於天下邪○？」平原君以爲賢，言之於王。王使治國賦○，國賦大平，民富而府庫實。

【註】

○平邑：趙邑名。在今河北省南樂縣東北七里。

○田部：春秋齊有司田之官，此田部當即主管農田之官署，如漢之大司農寺。胡三省注以爲「吏部收田之租稅者」，恐未是。

○用事者：用事即管事，平原君家管理事務者。

○縱：寬容放縱。

○奉公：奉爲「捧」本字，引申爲恭敬承受之意。奉公即遵守公家政令。

○豈輕於天下邪：邪與「耶」同。此言趙國強固則平原君聲價隨以增高。

○國賦：國家租稅。

四十五年西元前二七〇年

(一) 秦伐趙，圍閼與。○趙王召廉頗、樂乘而問曰：「可救否？」皆曰：「道遠險陘，難救。」問趙奢，趙奢對曰：「道遠險陘，譬猶兩鼠鬪於穴中，將勇者勝。」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，去邯鄲三十里而止。令軍中曰：「有以軍事諫者死！」秦師軍武安西，鼓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盡振。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，趙奢立斬之。堅壁二十八日不行，復益增壘。秦間入趙軍，趙奢善食遺之，間以報秦將，秦將大喜曰：「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，乃增壘，閼與非趙地也！」趙奢既已遣間，卷甲而趨，一日一夜而至，去閼與五十里而軍，軍壘成。秦師聞之，悉甲而往。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，趙奢進之。許歷曰：「秦人不意趙至此，其來氣盛，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；不然必敗！」趙奢曰：「請受教！」許歷請刑，趙奢曰：「胥後令邯鄲。」許歷復請諫曰：「先據北山上者勝。後至者敗！」趙奢許諾，卽發萬人趨之，秦師後至，爭山不得上。趙奢縱兵擊秦師，秦師大敗，解閼與而還。趙王封奢爲馬服君，與廉頗同位。以許歷爲國尉。

(二)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，使伐齊取剛壽，以廣其陶邑。初，魏人范睢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，襄王聞其辯口，私賜之金及牛酒。須賈以爲睢以國陰事告齊也，歸而告其相魏齊。魏齊怒，笞擊范睢，折脅摺齒。睢佯死，卷以簣置廁中，使客醉者更溺之。

，以懲後<sup>㊂</sup>，令無妄言者。范雎謂守者曰：「能出我，必有厚謝！」守者乃請棄籧中死人。魏齊醉曰：「可矣。」范雎得出，魏齊悔，復召求之。魏人鄭安平遂操<sup>㊃</sup>范雎亡匿，更姓名曰張祿。秦謁者<sup>㊄</sup>王稽使於魏，范雎夜見王稽，稽潛載<sup>㊅</sup>與俱歸，薦之於王。王見之於離宮<sup>㊆</sup>。范雎佯爲不知永巷<sup>㊇</sup>而入其中。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：「王至！」范雎謬曰：「秦安得王？秦獨有太后穰侯耳！」王微聞其言，乃屏<sup>㊈</sup>左右，跽<sup>㊉</sup>而請曰：「先生何以幸教寡人！」對曰：「唯唯<sup>㊊</sup>。」如是者三。王曰：「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<sup>㊋</sup>？」范雎曰：「非敢然也，臣羈旅<sup>㊌</sup>之臣也，交疎<sup>㊍</sup>於王，而所願陳者皆匡<sup>㊎</sup>君之事，處人骨肉之間，願效愚忠，而未知王之心也。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。臣知今日言之於前，明日伏誅於後，然臣不敢避也。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，苟可以有補於秦而死，此臣之所大願也；獨恐臣死之後，天下杜口裹足<sup>㊏</sup>莫肯鄉秦<sup>㊐</sup>耳。」王跽曰：「先生是何言也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，是天以寡人溷<sup>㊒</sup>先生，而存先王之宗廟也。事無大小，上及太后，下至大臣，願先生悉以教寡人，無疑寡人也！」范雎拜，王亦拜。范雎曰：「以秦國之大，士卒之勇，以治諸侯，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<sup>㊓</sup>也；而閉關十五年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，是穰侯爲秦謀不忠，而大王之計，亦有所失也。」王跽曰：「寡人願聞失計。」然左右多竊聽者。

范睢未敢言內，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<sup>(1)</sup>，因進曰：「夫穰侯越薛魏而攻齊剛壽，非計也。齊湣王南攻楚，破軍殺將<sup>(2)</sup>，再辟<sup>(3)</sup>地千里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，豈不欲得地哉！形勢不能有<sup>(4)</sup>也。諸侯見齊之罷敝<sup>(5)</sup>，起兵而伐齊，大破之，齊幾於亡<sup>(6)</sup>，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。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，得寸、則王之寸也，得尺、亦王之尺也。今夫韓魏，中國之處<sup>(7)</sup>，而天下之樞<sup>(8)</sup>也，王若用霸<sup>(9)</sup>，必親中國，以爲天下樞，以威楚趙，楚彊則附趙，趙彊則附楚<sup>(10)</sup>，楚趙皆附，齊必懼矣；齊附，則韓魏因可虜<sup>(11)</sup>也。」王曰：「善。」乃以范睢爲客卿，與謀兵事。

### 【註】

○閼與：今河南省武安縣西南五十里有閼與山。又今山西省和順縣西北有閼與聚。東西相距二百餘里同名閼與，古今解說，每致混淆不清。詳考此處所謂閼與，即今和順縣之閼與聚，非武安縣之閼與山。至本書下文所言「秦師軍武安西，攻譟勒兵，武安屋瓦盡振」者，蓋秦軍之先頭部隊，故趙奢置武安之秦軍於不顧，卷甲而趨，一日一夜至於閼與聚與秦決戰。依此更疑武安西南戰國時本無山名閼與者，徒以唐張守節不明秦軍主力所在，牽就「秦軍武安西」一語，疑閼與山在此。附記於此，以示闕疑。

(1)歷：與狹隘之「狹」同。

(2)邯鄲：今河北省邯鄲縣。趙國都。

武安：邑名，屬趙，即今河南省武安縣。

鼓譟勤兵：擊鼓喧譁曰鼓譟。部署列陣曰勤兵。

○趙軍中候：此句有兩讀，或讀「趙軍，中候。」或讀「趙軍中，候。」均可。屬前讀則「中候」爲官名；屬後讀則「候」爲軍事任務之一種。候卽斥候，即軍中所派遣候望敵人動靜者。

④問：間諜。

○卷甲而趨：卷與「捲」同。甲長掩膝，行動不便，欲速行，故捲之以疾走。

○一日一夜而至：史記趙奢傳作「二日一夜而至」。蓋太史公以闕與距趙奢頓兵處二百里之遙，非二日一夜莫辨。司馬溫公受唐人影響，以爲趙奢頓兵處距闕與近，一日一夜已足。通鑑此段記事，全錄史記之文，惟此句作「一」作「二」不同者，由於闕與所在不定故。

⑤悉甲：悉，義爲「完盡」。悉甲，如言全部兵力。

○進之：接納。史記趙奢傳卽作「納之」。

○陳：與「陣」同。

○胥後令、邯鄲：胥與「須」同。義爲「等待」。此言「等待離邯鄲以後之令。」蓋「有以軍事諫者死！」在邯鄲以西三十里頓兵時所下之令，以諭秦軍者，今既離邯鄲前進，時機環境均已變更，進諫者是否犯令，須另作計議，故如是說。司馬貞以爲「邯鄲」爲「欲戰」之誤，亦只能作一假設。

○馬服君：馬者田兵之本，古或以馬爲甲兵之總名。疑馬服之義，取趙奢服秦之兵馬，借此佳名以榮寵之。唐人

著括地志以爲邯鄲西北有馬服山，以封趙奢，不無問題，疑借馬服君之名以名山，非先有山名，後有封號。

④國尉：官名。

⑤剛壽：齊邑名。在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南。

⑥陶邑：陶爲穰侯所封之別邑，其地在今山西省永濟縣北，已見本書獻王二十四年註②。此處言穰侯使伐齊取剛壽以廣陶封，此陶則爲古之陶丘，在今山東省定陶縣，當是穰侯別邑，隨軍事東向進展，已移於此。果仍在山西大河之岸，則取剛壽，無廣陶之理。

⑦中大夫：戰國時各國間或置之，爲上中下三級大夫之中級。

⑧縫口：口才辯捷。

⑨陰事：祕密事。

⑩折脅摺齒：摺脅，打斷肋骨。摺齒，拉折牙齒。

⑪佯：假裝。字又可作「陽」。

⑫簷：竹席。

⑬溺：小便。讀「尿」不讀「逆」。

⑭微後：徵戒以後之人。

⑮操：護持曰操。

⑯誦者：官名。職掌賓賓奏事，間亦出使他國。

⑧齊載：不敢顯露，偷載入秦。

⑨離宮：行宮。

⑩永巷：宮中長巷爲永巷。

⑪屏：音內。避開曰屏。

⑫跽：音忌。跪之一種，古謂之長跪。古人席地而坐，兩膝著地，臀置於足跟曰坐。起而上身垂直，兩膝仍著地，則曰跽。

⑬唯唯：問答語中之應聲。本音爲「ㄨㄞ」，今口語中發聲作「呃」如注音符號韻符中之「ㄤ」。

⑭哿：與疑問詞「耶」同。

⑮羈旅：羈，寄居。旅，旅客。此言臨時過路之人，與秦無深厚之關係。

⑯交疎：交情疎遠。

⑰厔：救助。

⑲杜口裹足：閉口爲杜口。止足不前爲裹足。

⑳鄉秦：鄉與傾嚮之「嚮」同。今簡作「向」。

㉑溷：音混。污辱。

㉒走韓盧而搏蹇兔：韓盧，盧字又可作「獵」，韓國所產犬名。毛色墨而善走。蹇兔，跛足之兔。此言若馳韓盧以搏跛兔無不獲之理。

◎俯仰：俯者點頭，表示接受。仰者揚面，表示不接受。意為觀秦王之意向。

◎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：破楚軍於重丘，殺其將唐昧，事見卷三桓王十四年（四）

◎辟：與開闢之「闢」同。

◎不能有：即不能保持。

◎罷敝：罷即疲倦之「疲」。敝即困憊之「憊」。

◎幾：義為近。今常語作「幾乎」。

◎中國之處：處義為「去處」「地方」。此言韓魏居中國之中心。

◎僵：門軸，引申為門戶之意。

◎用霸：用霸天下之謀策。

◎楚靈則附趙，趙靈則附楚：附義為親近與扶助。先使弱者親附，漸收楚趙皆依賴秦國之效果。

◎虜：俘虜。

四十六年  
二六九年

（一）秦中更<sub>①</sub>胡傷攻趙閼與不拔。

【註】

①中更：秦爵二十等之第十三級。

四十七年紀元前二六八年

(一)秦王用范雎之謀，使五大夫○縕伐魏，拔懷○。

【註】

○五大夫：秦二十等爵之第九級。

○懷：在今河南省武陟縣西。

四十八年紀元前二六七年

(一)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。

四十九年紀元前二六年

(一)秦伐魏邢丘○。

范雎日益親用事，因承閒○說王曰：「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，不聞有王；聞秦有太后，不穰侯，不聞有王。夫擅國之謂王，能利害之謂王，制殺生之謂王。今太后擅行不顧○，穰侯出使不報○，華陽涇陽擊斷無諱○，高陵進退不請○，四貴備而國不危者，未之有也！爲此四貴者下○，乃所謂無王也。穰侯使者操王之重○，決制於諸侯，剖符於天下○，征敵伐國莫敢不聽，戰勝攻取，則利歸於陶○；戰敗則結怨於百姓，而禍歸於社

稷<sup>④</sup>。臣又聞之，木實繁者，披其枝<sup>⑤</sup>，披其枝者，傷其心，大其都者，危其國<sup>⑥</sup>，尊其臣者，卑其主。淖齒管齊<sup>⑦</sup>，射王股，擢王筋，懸之於廟梁，宿昔而死<sup>⑧</sup>；李兌管趙，囚主父於沙丘，百日而餓死<sup>⑨</sup>。今臣觀四貴之用事，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。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，君專授政於臣，縱酒弋獵；其所授者，妬賢疾能，御下蔽上，以成其私，不爲主計，而主不覺悟，故失其國。今自有秩<sup>⑩</sup>以上至諸大吏，下及王左右，無非相國之人者，見王獨立於朝，臣竊爲王恐，萬世之後，有秦國者，非王子孫也。」王以爲然。於是廢太后，逐穰侯、高陵、華陽、涇陽君於關外。以范睢爲丞相，封爲應侯<sup>⑪</sup>。

魏王使須賈聘於秦，應侯敝衣間步<sup>⑫</sup>而往見之。須賈驚曰：「范叔固無恙乎<sup>⑬</sup>？」留坐飲食，取一綈袍<sup>⑭</sup>贈之。遂爲須賈御<sup>⑮</sup>而至相府曰：「我爲君先入，通於相君。」須賈怪其久不出，問於門下，門下曰：「無范叔，鄉者<sup>⑯</sup>吾相張君也。」須賈知見欺，乃膝行<sup>⑰</sup>入謝罪。應侯坐責讓之<sup>⑱</sup>，且曰：「爾所以得不死者，以綈袍戀戀，尚有故人之意耳。」乃大供具，請諸侯賓客，坐須賈於堂下，置莝豆於前，而馬食之<sup>⑲</sup>。使歸告魏王曰：「速斬魏齊頭來，不然，且屠<sup>⑳</sup>大梁。」須賈還，以告魏齊。魏齊奔<sup>㉑</sup>趙匿於平原君家<sup>㉒</sup>。

(二)趙惠文王薨，子孝成王丹立。以平原君爲相。

【註】

①邢丘：邢國故都，在今河南省溫縣。

②承聞：承又可作「乘」。趁機會曰承間。

③太后擅行不顧：太后昭襄王母宣太后。擅行政事置王於不顧。

④穰侯出使不報：魏冉宣太后之異父弟，封穰侯。穰在今河南省鄧縣。出使不報、專擅外交。

⑤華陽、涇陽、擊斷無諱：華陽，亭名，在今河南省密縣。華陽君，莘戎，又號新城君；宣太后之同父弟。涇陽邑名，在今陝西省涇陽縣。涇陽君，佚其名，（疑即公子悝）昭襄王同母弟。擊斷無諱、擊殺斷命，無所畏懼。

⑥高陵進退不請：高陵，在今陝西省高陵縣。高陵君，名顯，昭襄王同母弟。進退不請、來去自由，無所請示。

⑦下：壓低。

⑧操王之重：假王之重。

⑨剖符於天下：符爲出使之信物，剖符出使於天下各國。

⑩利歸於陶：陶，穰侯所封別邑。見本書昭王四十五年注⑨。

⑪社稷：義爲國家。

⑫披：分散破裂傷及本體曰披。讀批上聲「ㄉ」」

◎大其都者，危其國：此春秋左氏傳隱公元年鄭祭仲，及昭公十一年楚申無宇所說。

◎管：總攬權勢。

◎自涼齒管齊至宿昔而死。事見卷四桓王三十一年（一）。

◎自李免管趙至百日而餓死。事見卷四桓王二十年（二）。

◎有秩：鄉官，官吏之最低級。言其才有階級之序列。

◎應侯：應，邑名，在今河南魯山縣東。

◎敝衣間步：間與閑古文通用，破衣安閑而步行。

◎無恙：無憂。

◎繡袍：厚繪所製之袍，可以禦寒。

◎御：執轡駕車。御爲古代知識份子藝能之一，列孔門六藝之科。爲人御，爲敬賓敬長之禮節。

◎鄉者：鄉與「嚮」同。嚮者卽今日語之「剛才」，「方才。」

◎膝行：以膝著地而行，表示有罪乞恕。

◎責讓：責斥罵罵。

◎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：莝音挫，寸斬之碎草。豆莝，草中雜拌豆類。食，音銅，以食物餵人畜曰食。

◎屠：殺。「屠大梁」言屠大梁城。大規模之殺戮曰「屠城」。亦謂之「洗城」。

◎奔：奔之正字。

五十年西元前二六五年

(一)秦宣太后薨，九月穰侯出之陶。臣光曰：「穰侯援立昭王，除其災害；薦白起爲將，南取鄖、郢，東屬地於齊，使天下諸侯，稽首而事秦，秦益疆大者，穰侯之功也。雖其專恣驕貪，足以賈禍，亦未至盡如范睢之言。若睢者，亦非能爲秦忠謀，直欲得穰侯之處，故搘其吭而奪之耳。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，失舅甥之恩。要之，睢真傾危之士哉！」

(二)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。

(三)秦伐趙，取三城。趙王新立，太后用事，求救於齊。齊人曰：「必以長安君爲質。」太后不可，齊師不出，大臣譴諫，太后明謂左右曰：「復言長安君爲質者，老婦必唾其面！」左師觸龍願見太后，太后盛氣而胥之入。左師公徐趨而坐，自謝曰：「老臣病足，不得見久矣，竊自恕，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，故願望見太后。」太后曰：「老婦恃辇而行。」曰：「食得毋衰乎？」曰：「恃粥耳。」太后不和之色稍解。左師公曰：「老臣賤息舒祺最少，不肖而臣裹，竊憐愛之，願得補黑衣之缺，以衛王宮，味死以聞！」太后曰：「諾。年幾何矣？」對曰：「十五歲矣，雖少，願

及未填溝壑<sup>②</sup>而託之。」太后曰：「丈夫亦愛少子乎？」對曰：「甚於婦人。」太后笑曰：「婦人異甚。」<sup>③</sup>對曰：「老臣竊以爲媼<sup>④</sup>之愛燕后<sup>⑤</sup>，賢於長安后。」太后曰：「君過矣，不若長安君之甚！」左師公曰：「父母愛其子，則爲之計深遠。媼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<sup>⑥</sup>而泣，念其遠也，亦哀之矣；已行，非不思也，祭祀則祝之曰：『必勿使反！』<sup>⑦</sup>豈非爲之計長久，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。」太后曰：「然。」左師公曰：「今三世以前，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，其繼有在者乎？」曰：「無有。」曰：「此其近者禍及身，遠者及其子孫，豈人主之子，侯則不善哉！位尊而無功，奉厚而無勞<sup>⑧</sup>，而挾重器<sup>⑨</sup>多也。今媼尊長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與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，一旦山陵崩<sup>⑩</sup>，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！」太后曰：「諾，恣<sup>⑪</sup>君之所使之。」於是爲長安君約<sup>⑫</sup>車百乘質於齊。齊師乃出，秦師退。

(四) 齊安平君田單，將趙師以伐燕，取中陽<sup>⑬</sup>。又伐韓，取注人<sup>⑭</sup>。

(五) 齊襄王薨，子建立。建年少，國事皆決於君王后。

## 【註】

① 陶：穉侯別邑。見本書報王四十五年（17）注。

④ 穰侯援立昭王：事見卷三昭王十年（3）節。

⑤ 荐白起爲將：事見卷四昭王二十二年（1）節。

⑥ 南取鄒郢，東屬地於齊：事見卷四昭王三十六年（1）及三十七年（1）等節。

⑦ 稽首：叩頭。稽音啓。

⑧ 賈禍：賈義爲買賣之「貿」。賈音「古」。

⑨ 欲得穰侯之處：希望奪得穰侯之政治地位。

⑩ 益其吭：用力緊握曰益，音「弋」。吭，即咽喉。

⑪ 傾危：欺凌他人曰傾。迫害善類曰危。

⑫ 長安君：惠文王少子，孝成王之弟。太后所鍾愛。

⑬ 疆諫：疆與「強」同。疆諫，竭力諫諭其利害。

⑭ 左師：春秋以選，各國間有左右師之官。職掌不詳。

⑮ 盛氣而胥之入：胥、等待。怒氣等待觸龍進來。

⑯ 徐趨而坐：安詳緊走就坐。

⑰ 自謝：自責。

⑱ 縱自怨：私下自己寬容自己。

⑲ 特轂而行：人力推輶之車曰轂。春秋戰國之世，諸侯及大夫之年老者皆得乘坐，漢以下成爲帝后之專用品。

◎賤息：賤，謙詞。息，子。賤息如後世言「犬子」。

◎不肖：不賢。

◎白衣：諸侯衛士之服。

◎諾：上對下之應聲。

◎未墳溝壑：貧賤孤寒之人死無葬所，墳置於天然溝壑之中。未墳溝壑，謙言未死。

◎異甚：甚義與「何」同。異甚，言有何不同？

◎嫗：老婦稱嫗。音襯。

◎愛燕后，賢於長安君：燕后，太后之女，嫁爲燕王后。賢，過。言愛燕后過於長安君。

◎持其踵而泣：拖其脚而哭。

◎必勿使反：祝禱神佑，必不要使其反。反與「返」同。此處之反，謂大歸，古曰「休出」，因不和而返其母家。

◎奉厚而無勞：奉與俸祿之「俸」同。勞，勞績。

◎重器：國之寶物。

◎及今：趁現在。

◎山陵崩：諱言太后之死，曰山陵崩。

◎恣：隨意。

◎約車百乘：約，集。百乘，車百輛。